

## 《多元民主運動的可能性》

評論人：林藹雲（標題為編輯所加）

梁啟智對周思中的文章，綜合得非常好。因為周思中這一篇文章其實相當艱深。近年周思中所寫的文章越來越像打巴西波，尤其他的樣子也越來越像巴西波，會在不同的理論中穿梭得好厲害。

梁啟智主要提出了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恰恰也是我想問的。例如，甚麼是嚴格意義上的行動？這一點我在閱讀文章的時候已經充滿疑問。其二，是陳允中提過了兩個術語，「開放本土」及「土著本土」，而周思中又再提出一個解殖的本土，那他是否想指出其實有許多本土的可能？

因為陳雲的理論的問題越來越大，很多人的憂慮也越來越明顯。我的憂慮並不如大家強烈，這可能是因為歷史的原因，始終我的年紀也比較大。我覺得香港政治化的情況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只是中間被括弧懸空了。比如六七十年代的六七暴動，當時的左右派對峙，階級鬥爭也是十分強烈的。六七被鎮壓之後，進入七十年代，香港本土其實一直都存在著解殖、反殖民的運動。又例如中文運動，就是一個反殖的本土運動的一個明確例子。剛才梁啟智也說，本土加 s 的本土眾數想像，可以從七十年代開始追溯。七十年代

還盛行著十分強烈的文化思潮，例如大學曾有引入外國的理論來討論中國的問題，當時所引發的思潮激盪十分厲害。

至八十年代社會開始討論回歸的問題時，社會上的政治對立也明顯比現在強好多。記得我小時候是住木屋區，當然是和附近同住在木屋區的小孩一起玩。可是，突然的一場股災，隔壁鄰居的家長突然叫他們的孩子不要和我談話。為什麼呢？只是因為我有家人在《文匯報》裏工作。但是，僅是這一點點的對立，卻導致連小孩之間也互不溝通和一起玩。所以現時所說的對立，例如在 Facebook 上所見的對立，其實對我而言根本不算甚麼。直至八九之後，因為大家都是共同處在一個反共的環境裏，卻反而令整個政治大環境變得一元化。大家都本著「我們要反共，因此要發展本土的民主」的心態，當時更有文章是在批判八九之後，尤其因為要發展本地的民主政制，因此吸納了許多在民間機構工作的精英加入政府，卻反而削弱了民間社會的發展。

其實十年前，社會就八九民運事件以及八九之後，對香港民主化的發展已經充斥著批評，批評指出，整個政治環境的發展太過於單一，階級議題的缺席，也未有對許多從新自由主義引申出來的議題作處理。就連陳雲所提及的離地中產，我們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提及。又例如羅永生在兩、三年前提出的虛擬自由，現在陳雲其實也是在重提而已。

依我印象，回歸之後社會其實一直充斥著許多爭論，例如我們曾批評民主黨或一元的民

主派。當時我們的評論都是在專欄上發表的，記得有次我們只是稍稍對司徒華華叔作了一點批評，我們整個專欄「遊牧視野」就被刪除。由此可見，當時的政治對立是去到一個怎樣極端的狀況。但是，我依然認同03是一個里程碑。因為在某種意義上，它的確打破了當時民主運動被壟斷的狀況，以及產生了許多自發的組織，例如網絡動員等等，都不再是以非政府團體的形式發起及推動。例如有些組織只是需要幾個人，已經可以組成一個網絡團體，各適其職。

再說周思中的文章。不能否認，當我們要對陳雲的理論作出回應時，我們是不能不去面對 Real Politics 的問題的。當然我覺得周思中把陳雲的 Real Politics 看成是一種等待，或是一種不變，就明顯是有點牽強了。但我也的確覺得陳雲是不斷去 appropriate 一些文化經驗，比如定義香港人是怎樣，國內人又是怎樣。而他就是通過這些 appropriation，重新界定了甚麼是香港人。而陳雲亦是在 appropriation 這個過程中，不斷把一些標籤派給他的對手。例如剛才提到的「左膠」，或公民黨被標籤上「離地中產」，又或是剛才提到的「大中華左膠」。而這些標籤狀況，說成是分化又好，是政治多元又好，但不能否認這些的確改變了整個政治的格局。這些狀況的確打破了剛才所說自八九以來好像過太偏向一元化的民主運動。因此，我們要問的是，我們在這處境下，應該如何去經營現在的這一個運動？